

特别的礼物

■王 昆



董爷爷是一个特殊的病人，虽然愿意配合医生治疗，但就是不愿说话。凌晨两点，通勤车里坐满了轮值人员。虽然春天的花朵已开遍每个角落，但武汉的夜晚却依然很冷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大多数人都微闭着眼睛休息。

杜丽娜的工作“阵地”在感染二科，穿上防护服进入“红区”，与上一班次队友交接完毕后，杜丽娜所在的护理小组开始分工。根据上一班交接的任务提示，感染二科47名患者需要复查心肌酶。为了增加治愈率、降低死亡率，各项工作推进很快，每项工作必须限时完成，而且要毫无差错。

为了加大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保障，医院实施了更为合理的轮值制度和作息时间，每个人都必须高效而且竭尽所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最及时地拿到监测数据，进行对症治疗。

因长时间被防护服包裹，高强度的工作下身体开始出汗，护目镜被雾珠覆盖，影响视线，增加了抽血难度。在给一位老大爷抽血时，业务熟练的杜丽娜竟然未能“一针见血”，杜丽娜内心愧疚连忙道歉。那位老大爷有点耳背，说话声音很高：“姑娘，没有什么对不起，是大爷我的血管不好，你们那么远来支援我们武汉，我们只有深深的感激。来，姑娘，继续吧！”老大爷话音刚落，回血即出。

杜丽娜所在的病区以老年人为主，基础病多，语言沟通有较大障碍，很多病患沟通起来特别难，需要想尽各种办法。90岁高龄的赵奶奶说

着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，加上听力不太好，双方沟通起来好像在打哑谜。杜丽娜灵机一动，发现隔壁床六十多岁的阿姨既能听懂普通话又会说方言，于是邀请她担当翻译，着急了自己还模仿说几句，赵奶奶终于明白了医嘱的内容，开心地笑着，竖起大拇指点赞。

忙碌的凌晨时分，病区里来回穿梭着医护人员的身影。汗水就像一场久久不能停下的细雨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杜丽娜的全身便已湿透。汗珠滑过脸庞浸湿着她的眼睛，一股热辣辣的疼痛蜇着她的眼脸。长时间弯腰让她颈椎病的症状严重起来。

大家一边忙着手头的既定工作，一边还要应付时不时响起的呼叫器：护士，液体完了；护士，帮我烧点水；护士，我要解手……

杜丽娜把董爷爷放在最后一个护理，这也是她今天所有工作的完结。她依然想着那件特别的礼物。进入“红区”后，杜丽娜把礼物“藏”在了治疗车的最下面，现在她要抓紧去到33床，把这个礼物送给他。

一间病房的最里床铺，董爷爷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他整天一言不发，就这样眼睁睁地躺着。董爷爷不仅患有新冠肺炎，还有好几种情况复杂的基础病。杜丽娜好几次为董爷爷护理时，都发现他特别焦虑紧张，同病房的患者也反映说他睡眠很差。杜

丽娜“盯”上董爷爷有一段时间了，在做了几次心理疏导后，董爷爷稍微有了起色。为了多方向“攻坚”，杜丽娜还专门问了中药房的李主任。李主任说，长期不说话会导致气滞痰积，而且症状会越来越重，从中药来说，艾叶、细辛具有“芳香避秽、理气化痰”的作用，如果用这些药材制成中药香囊，会有一定的作用。

在李主任的帮助下，还真找到了几只中药香囊。昨天回到营地时，杜丽娜又在那只中药香囊外面缝了一个吉祥包，这是小时候跟奶奶学会的。奶奶说，吉祥包能够给人带来好运吉祥。杜丽娜想着今天一定要把吉祥好运带给董爷爷，希望他的情况会有所改善。

杜丽娜先按照护理流程给他测量生命体征。前一秒还好好的，后一秒就情况突变；董爷爷的血压突然下降，指脉氧也低了不少。杜丽娜心咚咚直跳，她赶紧跑出病房报告医生刘立德。

为赢得抢救时间，杜丽娜一边向刘医生报告董爷爷的病情，一边推着急救车向病房飞奔。搭班护士王培已经在为董爷爷做心外按压，看到杜丽娜返回了，王培抬头说了一句：“情况不好，心律没了。”

刘医生迅速回应：“静推肾上腺素，多巴胺加去甲肾上腺素泵入，急查血气！”他一边说着一边调整呼吸机参数。杜丽娜赶紧打开急救车将药物配置好为董爷爷迅速输注。

在一番争分夺秒的抢救后，董爷爷身上的各种仪器报警声逐渐变少，心电图监护仪显示心率恢复到80多次，指脉氧升高到90以上，血压基本恢复正常。看到这些“标准”数字出现以后，大家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。

董爷爷抢救过来了，换班的时间也到了，战友们陆续向着缓冲区走去，杜丽娜还久久站在董爷爷的床前。一番忙碌，杜丽娜的护目镜起雾严重，只留有一道缝隙，透过面屏，杜丽娜看到董爷爷虚弱苍白的脸上似乎印着一道泪痕。杜丽娜捏起一张湿巾轻轻拭了拭，她把中药香囊拿出来，轻轻压在爷爷的枕头下。

随着各省医疗队逐渐撤离武汉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逐渐显现出胜利的轮廓。但是，现在还不是过分乐观的时候，地方的医疗队分批撤离，军队医疗队还要继续坚守战场。下一阶段，提高治愈率、降低死亡率是全体医护人员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。

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已经早晨八点了，通勤车洗刷一新地停在路边。杜丽娜上车前默默许了一个愿望，希望董爷爷醒来后，第一时间就能看到那个寓意吉祥的中药香囊。

树上有只不知名的鸟儿正莫名兴奋地抖动翅膀，新的一天，它的眼中或许有了更加诗意的远方。

“么妹儿跑了！”老婆打来电话，火急火燎的样子。我赶紧安慰她，不要着急，她能跑哪儿去呢？你是大姐，你若乱了阵脚，妈怎么办？

“么妹儿”是我们家乡方言，指最小的妹妹。我要讲的么妹儿，是我的小姨子。我那小姨子刚满18岁，却让人伤透了脑筋。

么妹儿出生那年正赶上非典疫情。我岳父在医院当护工，结果不幸被感染去世了。岳父去世后，岳母并没有改嫁，而是拉扯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，同时把对丈夫的爱全倾斜给了么妹儿。都说穷人孩子早当家，老大老二还行，可这老三就是长不大，天天惹是生非，调皮捣蛋，比很多男孩子都淘。下田摸鱼、上树掏鸟算是轻的，扯坏别人书包抓破脸，那是经常的事。可岳母每次给对方赔礼道歉后，却舍不得打骂么妹儿，她知道自己心里苦，孩子心里更苦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么妹儿虽然从没见过爸爸，但在她眼里爸爸跟那些医生护士一样，是救死扶伤的英雄。尽管么妹儿学习成绩时好时坏，但初中毕业时，她居然踩着分数线考上了卫生学校。这对于她们的家境来说，职业学校其实比上高中再考大学要现实得多。磕磕绊绊历时5年，终于毕业了。身材模样都不算出众的么妹儿，去年下半年才好不容易在县人民医院当了一名临聘护士，能够学有所用，也算幸事。从此，白大褂一穿，帽子一戴，口罩把大半边脸一捂，总算安定下来了。可是，这才干了几个月，她怎么又跑了？

“妈和二妹不在你跟前？农村亲戚家、县医院都找过了吗？你问问么妹儿跑之前家里发生了什么？她离家出走一定是有原因。”我一直坚信，这个世界就是由很多的“因”和“果”构成的。

“我们都在一起，哪儿都找遍了，她才18岁呀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电话里就传来岳母一声紧过一声的哭泣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么妹儿离家出走前，确实跟岳母发生过激烈争执。原因很简单，武汉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。么妹儿要去武汉当志愿者，岳母坚决不让去。后来，么妹儿就失踪了，随她一起失踪的，还有她平时上下班骑的那辆自行车，以及她的护校毕业证和护士资格证。

听到这里，我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心里不禁对么妹儿生出几分敬意来，不过也很担心她，要知道老家距离武汉可是有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啊。现在火车汽车都停运了，难道她能骑自行车上路吗？她这个散兵游勇可没法跟我们正规军比啊。对了，忘了告诉大家，我也没敢告诉岳母，其实，我就在武汉。我们医院这次只选派了三个人参加支援武汉医疗队，若不是我业务强，申请书写得早，估计我也来不了。因为岳父那档子事，家里人始终有心理阴影，我才没敢告诉他们。本想着情况稳定了再说，没想小姨

寻找么妹儿

■祝清静

子弄了这么一出，话到嘴边却更不好说了。但愿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能在武汉发现么妹儿的踪迹吧。

我安慰老婆说：“劝劝妈，么妹儿都参加工作是大人了，她不会出事的，说不定明后天天气好了，她就回来了。”最后，我和老婆说，妈要是问起来，就说部队有任务，一是野外信号不好，二是保密纪律，所以不能随时打电话。有急事，最好微信里留言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，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展岗前适应性培训了。

我们要接治的病人实在太多，一天到晚累得人快散架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么妹儿。抽空，我给么妹儿打过几次电话，她都没接。我在微信上给么妹儿发了几回问号。终于，在第五天晚上，么妹儿回答了我的问号。她说她已经平安到达武汉了，叫亲人们别为她担心。

那一刻，我为么妹儿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我赶紧把消息告诉老婆，让家里人放心。同时，我也把我的地址发给么妹儿，也要给她一个惊喜。第二天，我找到院长，说我有做个做护士的妹妹，从老家骑自行车来武汉，能否来咱们医院当志愿者？没想到院长掏出手机说：“这是你妹？新闻都出来了你还不晓得？她已经在一家社区医院参加志愿服务了。”我接住手机一看，新闻照片上那个一脸自信的姑娘正是我家么妹儿，我心里一阵激动。我们印象里那个倔强、调皮、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么妹儿的的确长大了……

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
在路上

■林朝晖

“在路上！”这是肖和明的口头禅。他说这话时，总是高昂着头，声音打胸腔里蹦出，透着一股丹田气。

肖和明是我的战友，国内名牌医学院毕业，入伍到武警总队医院。那年，在总队医院招收的地方大学生中，他个头偏矮，可每次队列训练，他的身子都像笔直的电线杆般挺立。

肖和明来自一个偏僻的农村，父母都是农民。肖和明学习成绩在县里出类拔萃，并以高分考入国内名牌医学院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原本可以留校当助教，但他选择了部队医院。问他缘由，肖和明响亮地回答：“我喜欢军营，我把军旅当成人生的荣耀与财富！”

军训结束后，肖和明自告奋勇到总队医院传染科工作。在传染科，肖和明工作得心应手。他还是个文艺青年，喜欢舞文弄墨，他的诗歌总喜欢用三个字：“在路上！”在写给未婚妻的一首诗里，肖和明激情飞扬地写道：

我的理想在路上！
我的爱情在路上！
我的青春在路上！

肖和明不仅在诗歌中喜欢用“在路上”，讲话的时候，“在路上”也时常挂在嘴边。他的普通话带有浓浓的闽南口音，粗犷且充满激情，每当说到“在路上”的时候，目光总是飘向遥远的地方，

小眼睛里闪烁着如梦似幻的激情之光。肖和明的这副模样，让大伙觉得他有内涵，懂得玩深沉，干脆不叫他的本名，而是叫他“在路上”。

肖和明在传染科工作的第三年，总队医院要派出六名医护人员到北京参加抗击非典的战斗。为此，总队医院开了个动员大会。那天，会场的气氛很严肃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压抑。肖和明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，他果敢地站起身，把手高高举起，昂首挺胸地说：“院长，我是共产党员，并且是传染科医生，对传染病有一定的研究，如果派我去抗击非典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完成任务！”

大伙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肖和明身上，他那高高举起的手臂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在会场飘扬，那一刻，原本压抑的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。其他医生也踊跃报名，很快，他们就奔赴北京。

在抗击非典期间，面对亲朋好友的各种询问，肖和明大多数的时候，只简短响亮地回答：“在路上！”

凯旋归来的庆功会上，每个参加抗击非典的人员都要简短地讲几句话。

轮到肖和明发言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：“说心里话，我并不是什么英雄，刚接触病人时，我内心惶恐不安，怕被传

染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才慢慢适应下来。现在胜利了，我高兴之余，内心却有隐隐的痛。因为我不听初恋女友的劝阻，执意要参加抗击非典战斗，女方认为我很固执，名利思想太重，便和我分手了。”

肖和明的语调一下子低沉下来，眼里有泪光闪烁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我们好像才读懂了肖和明，觉得他特别真实。

后来，我转业到地方工作，肖和明也转业到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。这些年，我们之间常有联系，肖和明的口头禅依旧是：在路上！

那些年，肖和明事业顺风顺水，但在个人婚姻大事上却一波三折。直到32岁，他才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。

结婚仪式上，当司仪问肖和明最想说什么时，肖和明想了半天之后，用柔和且富有弹性的声调回答：“在路上！”参加婚宴的亲朋好友一阵哄笑，我却没有笑，我觉得肖和明这句话意味深长，耐人寻味。

肖和明结婚两年之后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他的事业也一直在路上。因为年富力强、业务精通，他当上了传染科主任。又过了两年，国家放开二胎，政策刚刚公布，肖和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：“我已经上路了。”

十个月之后，肖和明的妻子诞下了

胖儿子，我这才恍然大悟他说的“在路上”的含义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肖和明实在太可爱了！

2020年初，全国打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。肖和明主动请缨，给组织写了请战书，要求参加援助湖北医疗队，很快获得上级的批准。

肖和明出发的那天夜晚，他的妻子和儿女为他送行。临行前，肖和明代表医护人员作了发言。肖和明的头高高地昂起，声情并茂地说：“根据上级安排，我们要去协助湖北当地的医疗机构救助病人，现在疫情还在上升期，我们内心有惶恐与不安，但战胜困难的意志决不能动摇。”

说到这里，肖和明停顿了一下，目光轻轻地拂过送行的家属，动情地说：“亲人们，你们不要为我们担心，我们永远在路上，我们一定会凯旋而归！”那一刻，亲友团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许多家属都哭了。

肖和明的妻子也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她紧紧地拉着肖和明的手不愿松开。肖和明挠了挠头，红着脸说：“这么多人看着，多不好意思。”妻子哽咽道：“你要多保重！”肖和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懂事的女儿跑上前，给了父亲一个深情的拥抱。愣愣的儿子问：“爸爸，你要去哪儿？”肖和明知道儿子最爱听怪兽的故事，便把儿子揽在怀里，轻声说：“爸爸打怪兽去了。”

肖和明背起行囊，匆匆离去的那一刻，妻子哭着喊：“老公，我爱你！”女儿喊：“爸爸，你多保重！”儿子大声叫：“爸爸，打完怪兽，早点回来！”

妻子和孩子的呼唤一下子穿透了肖和明的心，他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。登机后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。越过塔台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处的万家灯火。

长征

第4802期

